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丁山征西 第三十八回 刁月娥鈴拿唐將 師兄弟偷入香房

再言尉遲青山看見刁總兵出陣，抬頭一看，但見他頭戴鳳翅金盔，上有大紅纓，穿著龍鱗金甲，手執降魔棍，騎下一匹花驄馬，面如銀盆，三絳長鬚，威風凜凜。一馬衝到，護過了紅裡達，尉遲青山把棍一起，照面打來。青山把剛鞭按住，兩人大戰，戰到五十回合。

元帥在旗門下同眾將觀見總兵本事高強，添起精神，尉遲青山鞭法散亂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沒有還兵之力，命羅章出去助戰。先鋒聽了，把馬一拍，衝將出來，叫聲：「兄弟，為兄的來取番將之首。」尉遲青山見了羅章，才得放心。刁應祥提棍就打羅章，羅章急架相迎，雙戰應祥。應祥原來得利害，抵住兩家爵主，見個雌雄，好殺。但見那陣面上殺氣騰騰，不分南北；沙場上徵雲滾滾，莫辨東西。他是玄武關總兵一員大將，怎懼你中原兩個小南蠻；我邦乃扶唐定鼎爵主兩個英雄，那怕你番邦一個狗才子。番邦人馬紛紛亂，頃刻沙場變血湖。雖見三將殺到四十回合後，刁應祥不能取勝，被羅章一槍刺過來，正中左臂，帶轉馬就走。月娥見父被傷，忙出陣接住。

羅、尉二將，看見月娥好齊整；但見他頭戴金鳳冠，雙翅尾高挑，分為左右，穿一件龍鱗軟甲，胸前掛一個金鈴，足下穿著小蠻靴，坐下一匹玉獅駒，手舞雙刀。果然生得傾城傾國、閉月羞花之貌，看得呆了。刁月娥叫道：「蠻子，不得無禮。看刀！」羅章聽了，道：「好一個嬌滴滴聲音，待我活擒他過營。」把手中槍向前抵住，戰不到十合，月娥胸前解下金鈴，對羅章一搖。羅章馬上就坐不住了，倒撞下馬。刁月娥正要上前取首級，被竇一虎搶上抵住，羅章得尉遲青山救回。一虎看見月娥花容，遍體酥麻，虛將棍子來打。月娥定睛往地下一看，原來是個矮子，心中倒也好笑。這樣人兒也來交戰？忙將金鈴搖動。只見一虎滾倒在地，被番兵捆住，拿進關中。小姐也不來討戰，打得勝鼓回關。總兵見了一虎，說：「此賊拿來做甚？斬訖報來。」

此鈴有一時三刻動，一虎醒轉來，見滿身捆著了，倒也好笑。見軍士解綁，要斬他。他說：「不勞用心，我去也。」身子一扭，不見了。報知總兵，總兵父女聽報，大驚說：「唐朝有此樣異人，所以奪了許多地方。如今怎麼了得？且待明日開兵，拿了矮將，不要放下地斬他，他有地行之術，提在空中斬他，怕他又去了不成？」

不表關內之事，再言元帥見青山救回羅章，眾將一看，見他面如死灰，四肢不動。元帥大驚說：「尉遲將軍，方才怎麼戰法？羅先鋒昏迷不醒人事，竇將軍又被拿去，不知死活存亡，如此奈何？」青山說：「小將方才見西番女將與先鋒交戰，胸前取下了金鈴，連搖幾搖，羅哥哥就跌下馬，竇將軍接住，小將即回。」秦漢聽了，說：「小將昔日在山中學法之時，聽得師父說：金刀聖母有個金鈴，名曰『攝魂鈴』，對人幾搖，魂靈攝去，要一時三刻方還魂，莫非女將這個金鈴就是攝魂鈴，也未可知。」元帥聽了，心中不悅，傳令收軍。羅章才得醒轉，一虎也得回營，細言其事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次日，女將又在陣前討戰。秦漢好色之徒，聽了一虎之言，上帳請令，願去會他。元帥依言。秦漢提了狼牙棒出營，趕到陣前，見了女將，笑嘻嘻說道：「小姐，你生得齊整，我秦將軍愛你不過，隨了我去做個夫人罷。」

月娥聽了大怒，仔細一看，不是昨日矮子，今日又有一個，不要與他開口。

就把鈴兒對他幾搖，秦漢翻身栽倒，被番兵捉住。小姐得勝進關，刁總兵左臂未好，見小姐捉了矮將，抬頭一看，不是昨日的，說：「拿去砍了！」秦漢才得還魂，只見刀來斬他，他有鑽大帽，騰空而去。刁家父女一見，嚇得膽戰心驚：「如何唐營二個矮子，一個鑽天，一個入地？大唐有此異人輔助，所以勢如破竹，來到這裡。我主聽謫蘇寶同，起兵惹出禍來。幸虧我家有金鈴寶貝，若無此寶，玄武關焉能保守？」一面打發番兵往朝中求救，一面準備迎敵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元帥在營，對眾將說道：「連日出陣不利，秦將軍又被拿去，此關如何得進？」秦漢回營，說起鈴兒利害，「我沒有鑽天帽，性命休矣。」程咬金說：「這個不難了，只消你二人今夜盜了金鈴，就不怕他了。」元帥聽了有理。命秦、竇二將：「你們二人三更時分，盜金鈴來，其功不小。」二將聽了，滿心歡喜。候到三更，一個上天，一個入地潛進關中。秦漢飛在雲端之內，心中想到，我想這番女，花容月貌，師父前日說道：「姻緣該配此女。今宵不如先到房中，做個偷香竊玉，眠他一夜，就死也甘心。算計已定，輕輕落下地來，躲在黑暗之中，專等夜深，闖進臥房。不表秦漢呆心妄想，再言刁家父女，連日得勝，商議軍情。只見庭前一陣大風，吹落殘燈，月娥屈指一算，對父說：「今夜不要安睡，恐有刺客進營盜鈴。」總兵說：「女兒之言有理，交戰全賴此鈴，倘被盜去，有些不妙。」小姐說：「父親放心，女兒自有奇謀。吾父防他行刺，須要甲兵護身才好。」刁總兵傳令，點了五百番兵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明盔亮甲，燈球火把，照得如同白日，齊齊排列內堂之下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一虎到黃昏時候，在地下聽得父女之言，說金鈴掛在床上，竟往房中探出頭來一看，見香房清雅，桌上紅燭光明，果見天花板下掛著金鈴，連忙取下，掛著衣內。小姐恐怕行刺，同在內營，臥房無人。一虎想到：這樣好床，不如睡在床上，天明回去。

不表一虎睡在床上，再言秦漢，挨到三更時分，摸到小姐房中，為何孤燈一盞，靜悄悄並無使女？走到床前，只聽得鼻息之聲，說：「妙呵，原來小姐日間交戰辛苦，早已睡了。且與他快活一番。」揭開繡帳，叫聲「小姐，我來陪伴你。」一虎夢中驚醒，見說小姐，連忙搶住道：「小姐你來了麼？」

秦漢見不是小姐，原來是師兄；一虎一見是秦漢，二人滿面羞慚。一虎道：「金鈴我盜在此了，回去罷。」秦漢說：「師弟不要哄我。」一虎說：「誰來哄你？」取金鈴一看，秦漢歡喜。一個鑽天，一個入地，出了關門，來至營中，天色明瞭。二將上前交令，此話不表。

再言刁家父女，一夜未睡，守到天明。忽侍女來報：床上下見金鈴。總兵聽了大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女兒金鈴失去，如何是好？」小姐笑道：「父親，昨夜大風一起，孩兒就曉得這兩個矮子，要盜金鈴，將真的藏過，假的就放在床上。父親昨夜問我真鈴，不敢說出，恐怕他聽見，卻把假鈴盜去。」刁爺聽了，說：「女兒，你志氣勝過男兒，為父的不及你了。」

再言秦竇二將，繳令已畢，細說其事。元帥大喜道：「今你二人功勞第一，昨夜辛苦了，回營安歇。」二將正要回身，有探子報說：「女將又來討戰，指明要盜金鈴之人。」元帥即傳令：命秦漢、竇一虎二人忙出營會他。